

美国畅销书女作家伍瑞芙《身体的冲浪》，2007年4月在欧美问市，5月即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。国内独家受权的中文版 2008奉献读者！

ANITA SHREVE

身体的冲浪

[美] 安妮塔·伍瑞芙 著
陈 程 译

BODY
SURFING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身体的冲浪/(美)伍瑞芙著;陈程译.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2008.1(2008.3重印)

ISBN 978-7-5411-2626-0

I.身… II.①伍… ②陈… III.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66541号

图进字21-2007-73号

身体的冲浪

SHENTI DE CHONGLANG

[美]安妮塔·伍瑞芙 著

陈程 译

责任编辑
整体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金欣
邹小工
文诺等
晋冰

出版发行

四川出版集团(成都槐树街2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话

(028)86259285[发行部] (028)86259303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

610031

网址

www.scwys.com

防盗版

举报电话

(028) 86697071 86697083

印刷

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

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张

8.25

字数

207千

版次

2008年1月第1版

印次

2008年3月第2次印刷

书号

ISBN 978-7-5411-2626-0

定价

25.00元

■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

电话:(028)86259301



身体的
冲浪

SHENTI DE CHONGLANG

By Anita Shreve

[美]安妮塔·伍瑞芙 著
陈 程 译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身体的
SHENTI DE CHONGLANG 冲浪
Contents

2002

CHAPTER 1 9

下午，三点，昏昏欲睡的时刻。脚底和地板之间，有沙粒硌着，隐隐地不爽。

CHAPTER 2 24

那天晚上，有八个人一起吃晚餐。爱德华兹夫妇摆了一张核桃木桌子出来，是爱德华兹先生自己做的。

CHAPTER 3 39

第二日清晨，白雾笼罩，有几缕调皮地冲破栏杆，要给屋子站岗放哨。雾气碰上窗玻璃便化成涓涓细流，似乎空气本身就是液体。

CHAPTER 4 66

大家聚在门廊上喝东西。向西沉落的太阳将海水染成了淡紫色。柚木桌中心摆着一支蜡烛，烛火在风中挣扎。迟早会灭的，悉妮心想。

CHAPTER 5 80

朱莉坐在白色的沙发上，手捏着自己的手臂，身体朝着洗手间的方向，从她身上的污秽物可以看出她刚从那儿出来。

CHAPTER 6 97

特洛伊排屋后面的空地上全是生长多年的植物，丁香花、玉簪百合和核桃树，还有紫罗兰、桑树和绣球花。

CHAPTER 7 118

朱莉走了，留下一张中规中矩、字迹匀称的纸条。

2003

CHAPTER 8 127

海水的表面泛着绿色的光泽，浓稠得好似果冻。头顶上，黄云困住热气。悉尼等待着一连串的波浪，想挑一个最高的，不过没算好时间，也还没调整好节奏。

身体的
SHENTI DE CHONGLANG 冲浪
Contents

身体的
SHENTI DE CHONGLANG 冲浪
Contents

CHAPTER 9 158

悉尼为了婚礼住回了那个老房间，这是种安慰。另一张单人床上放着她要带去欧洲的黑色行李箱。

CHAPTER 10 174

艾弗斯，像平常一样，以炮兵的速度传送着橄榄球赛的消息。

CHAPTER 11 195

开往城市的列车，路过废弃的磨坊，石棉屋顶的房子，一个名叫“汤姆的汽车体”的小店。

2005

CHAPTER 12 215

有如《圣经》里描写的大洪水席卷了一个南部城市。汽油价格飞涨。悉妮发现汉普顿的收费站也采用了自动收费系统。

CHAPTER 13 232

本叫悉妮拿着褪色的海军蓝运动衫，悉妮不知道拿它们有什么用处。他们走向停在屋后的一辆捷达车。

CHAPTER 14 242

他们必须游回去，潮汐比本预计上涨得快。他一直在悉妮身边，悉妮因为衣服的重量被潮水往下拉，害她吃水。本抓住她的胳膊，拖着她，直到他们回到船上。

译后记..... 陈 程 258

身体的
SHENTI DE CHONGLANG 冲浪
Contents



2002



下午，三点，昏昏欲睡的时刻。脚底和地板之间，有沙粒硌着，隐隐地不爽。湿湿的毛巾耷拉在床柱和门廊的栏杆上。门，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带上，旁边有人被吓了一跳，发出一声惊叫。八月里并不常见的西南风徐徐吹送，把那闷热的空气推进这老旧度假屋的各个房间。盼望能从水面上吹来一阵东风，每隔一会儿就有人叨叨：

“来一阵东风将会是天之所赐。”

清晨应有的活力在疾走和家教辅导中消失殆尽，也在精彩的阅读和懒洋洋的网球运动中耗尽，甚至大家连去朴次茅斯看奥迪全时四轮驱动车展的兴致都提不起来。悉尼听说，爱德华兹太太秋天需要买一部新车。

房子里有客人要招呼，有人希望他们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，就像期盼清爽的东风能到来一样。不过，这不是悉尼应该挂虑的问题，她的午后时光是自由的。除了一天几小时报酬可观的家教。

工作外，她的整个生活都是自由的，这甚至让她有些为难。

* * * * *

悉尼换上了一身黑色的泳衣，大腿处已被穿松了。她二十九岁，身材仍然健美。她从来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头发的颜色，既不是金色又不是褐色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颜色，冬天会变浅，夏天会深一些，表面还泛着金色的光。

悉尼结过两次婚：一次以离婚收场，另一次是她的爱人因病撒手人寰。旁人第一次听说她的经历时都会很惊讶，似乎这是关于她的最有意思的事。

门廊上，红色的天竺葵映衬着沙丘上的一抹青柠绿和海水的湛蓝，看上去蛮有艺术感的。其实并不是什么主基色，只是在自然界里才能欣赏到的色彩。

草叶的边缘像锋利的刀刃，企图划破小道上的木板条。甜豌豆的长势快赶上盖屋顶的茅草了。不受欢迎的蓟，一丛丛，在沙土里倔犟地生长。小道尽头的平台上，摆放着两把阿迪朗达克山来的白椅子，很难弄到的，还有一把褪了色的遮阳伞躺在后面；两个锈迹斑斑异常沉重的铁伞座放在一个角落里。悉尼想，它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小平台。

沿着不带护栏的木阶梯走下去，左边是新月形的沙滩，右边是岩石密布的海岸线。悉尼跑过那片被阳光晒热的沙，站在浅水里。拍岸的浪花是一系列蜿蜒前行的哗哗声，闭上眼时，可以听到浪涛踏歌而来。她准备好去迎接那冷冷的拥抱。正如爱德华兹

先生常说的，想让头脑清醒，这法子比电疗好！

* * * * *

冷水偷袭，白沫翻滚。每当浮在水面上时，盐水便进到鼻腔里，带来一阵刺痛感。她站起身来，蹒跚了几步，又立直了像狗一样甩甩自己的身体。只有当她的脚变麻木的时候，她才双手抱胸休息一下。她又一次潜入水中，然后仰浮在水面上换气，任由那比在岸上看起来更汹涌的浪涛将她抛上浪峰，又将她甩入低谷……她就像海滩上留下的漂浮残骸，尽情地随波逐流。

她在海里玩身体冲浪，沙不断地从领口钻进泳衣里。小时候，她每次脱下泳衣时，都能从裤裆那儿抖出不少的沙粒。她俯身用海水洗去腹部斑驳的沙迹，正好看见一个不错的浪头正扑过来。她站直身，背对着浪头，接着又被推上了浪峰。身体冲浪的诀窍就是要能赶上浪尖。她手臂伸直，眼睛紧闭，像是穿越白色澎湃的一发子弹。然后她裸露的臀部和双腿擦到了滩底。

悉妮爬到沙滩上，退去的海浪在她的小腿下削出一片空白。又一个浪头打来，拍上了她的颈背。她把凌乱的湿发从脑门上拂开，抹去眼睛周围的水，看见沙滩上出现了一个先前没有的身影：晒得黝黑的胸膛，还有一片红斑。那是一个穿着沙滩裤的男人，手里拿着一块又宽又炫目的粉色布，站在她面前。

“我是被派来送毛巾的。你就是悉妮，对吧？”

如果不是那就稀奇了！方圆一千码的水域里没有别人。


~~~~~

屋子里，家具都是白色的，中看不中用。两张沙发椅套上有轻微擦脏的痕迹和令人心烦的污渍，还有从羊毛衫上掉下来的藏青色绒毛。长久以来，细小的沙粒反复摩擦着枫木地板，似乎已光可鉴人。

通往地下室的阶梯口放着一篮子旧报纸，还有一个什么都装的柳条筐，里面的东西并不适合这种中性的室内装饰，不过说不定别的地方能用得着。一条炫紫色的牵狗绳、一个霓虹粉的可粘贴便条本和一件荧光橙的救生衣，全是些非自然色的小东西和体育用品。

爱德华兹家从一九九七年才开始拥有这座房子，可爱德华兹太太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整个家族已在这里住了几十年，甚至好几辈了（竟然有家庭传统、老生常谈的往事，还用装满了海玻璃的罐头瓶子做门挡）。爱德华兹先生私下透露，在这之前他们只是租用附近的小屋度假而已。与他的妻子相反，他似乎是一个与谎话绝缘的人。

悉尼与客人共用一个卫生间，是一对从纽约市过来淘古董货的夫妻。通常在早上都能看见水池里有浅蓝色的牙膏沫，镜子上有粉色的化妆品斑点，用过的纸巾被塞在水龙头后——悉尼每次用水池前都要例行公事般用地用毛巾把它擦洗一番，然后在走向房间时把毛巾放进走廊上的洗衣筐里。

悉妮明显地感到爱德华兹家十八岁的小女儿——朱莉，反应有些迟钝。不管上多少辅导课，都不太可能让她像爱德华兹太太所期望的那样——顺利地度过高中最后一年。而且悉妮还认为，这最后一年肯定会让朱莉很受挫。可爱德华兹太太谈起霍利奥克山大学和斯沃斯莫尔大学时，总显得头头是道，甚至认为斯基德莫尔大学朱莉也可以稳上。悉妮听到这些只能在一旁惊讶地眨眼。朱莉的性格很容易受人影响，急于讨好别人。她非常漂亮，肌肤白里透红，双眼像海玻璃一般幽蓝。悉妮看得出这个愿意用整天时间来学习的女孩，最终还是会让她的母亲失望，让她的父亲伤心，并不是因为她进不了她母亲谈得头头是道的那些大学，而是因为她如此努力却不能成功。

窗玻璃上的盐粒成对角线形分布，仿佛有人用海水泼过窗户。门廊旁边那一排窗户，每周得清洗两次，以便欣赏窗外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景。

有时，悉妮觉得自己的存在会影响这个家庭的安宁，因此她常常是在被需要的时候才出手帮忙，而不被需要时就在一旁安静地待着。

这家人的两个儿子睡在“男生寝室”里，朱莉的房间在临海这边。爱德华兹夫妇的卧室望出去是一片湿地。客人呢，和悉妮一样，住在次一点的双人客房里。

\* \* \* \* \*

爱德华兹夫妇曾对悉妮说过，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就可以了。但每次她试图叫“安娜”或“马克”时，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还好她找到了别的方法来称呼这对夫妇，例如，“你的丈夫”、“他”或者“你父亲”。

悉妮的第一任丈夫安德鲁是个飞行比赛选手。他在树丛间以二百五十英里的时速飞行，还在一平方英里大小的空地上空做特技飞行表演。一旦擦到门或被导航仪误导，飞机铁定会朝地面俯冲而坠毁。只要有机会，悉妮总是和安德鲁一起去比赛现场——苏格兰、维也纳、旧金山——看着他在空中以每秒四百二十度的速度旋转飞机。在这种场合，安德鲁俨然是个明星，还有人找他签名。他穿特制防火衫，戴着防护头盔，背上还有降落伞——离地面三十英尺才打开的降落伞又有什么用呢。第一年，悉妮觉得飞行比赛新奇而刺激。第二年，她开始担心。仔细考虑第三年以及想要孩子的打算，她脑子里浮现出安德鲁火中丧生的情境。“够了！”她的飞行员尽管非常难过地看见婚姻画上句号，不过仍然无法放弃飞行。

悉妮在二十六岁时遇见她的第二任丈夫。在马萨诸塞州的收费公路上，车子的右前胎爆了，她只能把车停在路边。一分钟后，一辆车从后面撞上了她的本田思域。当时她正在车头看爆胎的情况，所以她也被撞上了，还被车推着滑了一段。在牛顿-韦尔斯利医院的急诊室里，丹尼尔·费尔德曼不得已剪开了她身

上的衣服，还指责她不应该在桥上停车。一周后，他带她去了波士顿的比巴。

婚后的第八个月，丹尼尔在贝塞以色列医院当班的时候，因动脉瘤而导致脑溢血去世。悉妮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傻眼了，一阵震惊慌乱！

许多识趣的人都不会对悉妮直言这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：和一个担心会失去的男人离婚，又嫁给一个应该有得救的机会却过世的男人。不过她知道，爱德华兹先生是很想讨论这个的，虽然他很善良又容易亲近，却总忍不住纠缠一些细节性的问题。

“那飞行员还在飞吗？”有一次他们一起洗碗时他问起来，“你说你丈夫曾被调查局拘留过？”

相比之下，爱德华兹太太从不避讳，总是很直率。

“你是犹太人吗？”这是她在引悉妮去卧室的路上问的。

悉妮并不清楚爱德华兹太太更想听到哪个答案：是犹太人，更有意思的回答；不是犹太人，更容易接受的回答。

那个医生是犹太人，飞行员则不是。

悉妮可以算是混血儿，她遗传了犹太人父亲的颧骨，从信仰上帝一位论<sup>①</sup>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蓝色的眼睛。悉妮的头发也是父

①上帝一位论：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位格，否认三位一体学的基督徒。

母遗传基因的平均综合——反复无常的卷曲度，浅浅的金黄色。父母分居前她是帕特米萨瓦<sup>②</sup>，但在后来的青少年阶段，她被努力培育为一个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徒<sup>③</sup>。现在直面人生，她认为这两个阶段都没联系现实，好似幼儿时代一般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没能在她面对离婚和死亡时帮助到她。

就像离地面三十英尺时才打开的降落伞。

去年夏天，悉妮与丹尼尔的父母住了一周，他们的家在特鲁罗。这真是一次高尚的尝试。费尔德曼太太，悉妮在短时期里叫过她妈妈，认为悉妮和他们一块儿住能给他们带来些安慰。可事实相反，看见悉妮只会让费尔德曼太太一阵阵传染性地伤感。

丹尼尔死后的日子里，悉妮的母亲拒绝相信这一既成事实，悉妮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，丹尼尔死于脑部动脉瘤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她妈妈不断地问。

悉妮的父亲坐火车从纽约州赶来参加葬礼。他穿了一件灰褐色的军用雨衣，戴着一顶犹太人的圆帽。令人吃惊的是，他哭了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试着宽慰自己的女儿。

“我觉得你能很快复原的。”他对着牛扒和烤土豆说。

离婚和丧夫的双重打击让悉妮感情瘫痪，无法完成发展心理学的硕士论文，只得从布兰代斯大学的研究生院退出。从那时起，悉妮经朋友介绍做了几份临时工：有一份是大材小用，哈佛

②帕特米萨瓦：希伯来语，字面意思为“律法的女儿”。犹太女孩满十二岁后经过仪式表示开始履行宗教义务。

③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徒：祖先是来自北欧，尤其是英国，移民到美洲并具有新教徒背景的美国白人。



医学院微生物系的文员；另一份则专业完全不对口，纽伯利街上一家画廊的经理助理。悉妮为这些工作机会而感恩，因为毕竟有机会可以转移注意力自我复原。但她最近开始想，也许这荒谬、这无所事事的人生阶段该到头了。

“你一定是那个家庭教师吧。”

“你是？”

“本。门廊上那个是杰夫。”

“谢谢你拿毛巾给我。”

“你很会玩身体冲浪啊！”

悉妮发现自己很在意哀恸的减弱。她以前因缅怀过去而伤心时，觉得自己与丹尼尔联结得很紧密。但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离她越来越远。现在再想起他时，更像是在怀念一个失去的可能，而不是一个男人。她已经淡忘了他的呼吸和他的躯体。

“所以你回复了那个广告？”

“对。”

悉妮用泡泡糖粉色的毛巾裹住身体。远远地，她看见另一个男人从门廊的椅子上站起来，把手搭在栏杆上。

“你是老师吗？”

“不，目前来说我什么都不是。”

“真的。”

悉妮不确定真的是什么意思。蔑视？失望？还是迷惑？